

四書恆解

卷八上孟下  
晚年定本



四書恆解孟子卷三

晚年定本

滕文公上 凡六章

雙江劉沅輯註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滕南與

楚鄰世子特迂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

道而見孟子

天地之至理善純粹之意堯舜亦祇全其所性而以

門人約記

其旨如此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

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復扶又反夫音扶○世子未得性善之故而疑堯舜為難及故

孟子直揭其隱而言一善也即性也道者率性之謂

成覲謂齊景公曰彼丈夫

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

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

四書恆解

孟子

滕文公上

一

光緒十年

我哉

覲古覲反○成覲齊景公之勇臣彼謂聖賢是

言公明儀信公之言以文王為可

今滕絕長補短將

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

瘳命篇瞑眩煩悶自修與為國皆當革故鼎新如疾

之瘳必由良藥瞑眩而得

附解性之一言始見於成湯而夫子繫易稱繼善成

性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性之理略備於此矣

性相近之一言乃就氣質不同中而原其始曰相

近非謂長初生理如是也老子曰人生而靜天之

性也漢儒採入禮記中其言至粹孟子值戰國橫

議之日言仁言義多就性中固有自然之理而指其發用處言之此章記者撮記孟子告世子大旨而曰道性善性卽天理天理無不善率天理而行無不盡善卽堯舜也聖人盡性祇是念念事事皆天理天理只是一善字人人所有人人所共由故曰道一字卽是善字下文言可以爲善國與道性善相應故一字本無難解而解者朦朧其詞令千古迷離甚且以言善爲諱可謂謬妄矣是時世子尙未爲君而與之言猶可以爲善國蓋勉之以將來之事但治人本於自治滕又弱小當有一番振

四書恆解

孟子 滕文公上

二 光緒十年 惟豫誠堂鐫

作然後可以維新故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也至性與心之辨愚於四書屢言之茲不再贅此書滕文公或疑春秋有滕文公不應祖孫同諡不知諡與名異周文王諡文而周公亦諡文晉文侯之後又有晉文公滕固不嫌兩文公也絕長補短張氏椿曰古開方之法不必實方皆由絕長補短而成墨子非命篇湯封於亳絕長繼短方地百里文王封於岐周絕長繼短方地百里戰國策韓非說秦王曰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莊辛對楚王今楚雖小絕長續短猶數千里楚世家周赧王備

謂秦曰今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則四字

當時恆言耳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

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

子然後行事趙氏曰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大故謂大喪世子感於性善之言居喪

而戚特問喪禮於孟子然友之鄰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

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

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

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餗粥之食自天子達

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吝疏所居反餗諸延反○善其不隨俗而欲行古禮又言喪禮

四書恆解孟子 滕文公上 三 豫誠堂鐫

自盡其心非為觀美末學謂儀文節目之細服食喪

禮之要者人子哀痛之誠於此致焉非可苟而已是

時禮制衰廢孟子舉其大木而節文度數可次第而

求非果未學也齊疏齊衰相服舉齊以茲斬也粥稠

者曰餗稀曰餗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

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

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

受之也張氏曰定為三年之喪以子為主而臣統焉父兄百官皆不欲非特不欲世子行之即彼

等亦然周同姓封國周公為長故稱魯為宗國先君謂文公以上廢禮諸君人君即位未踰年稱子志邦國記事之書喪祭從先祖本謂從其禮而此誤引之也父兄百官狃於卑俗故其言如此而且妄解志之所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

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

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  
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歡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  
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是在

世子好爲皆去聲復扶又反歐川悅反○不我足不

其意美矣故孟子然之而引孔子之言使之自盡君

薨五旬自盡之道也朱子曰冢宰六卿之長歡飲也

墨黑色卽就也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

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

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禮而人皆感動

記者終言之以見性善之實朱子曰諸侯五月而葬

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戒也

四書恆解孟子滕文公上四光緒十年

附解毛西河言夏商皆以三十六月爲三年喪周始

減爲二十五月張甄陶辨之至悉是矣然後代不

從禮書而從鄭康成王肅增定爲二十七月於義

終有未安蓋三年之喪以爲賢者立法而尤慮不

肖者之不及故酌再期之久多餘一月若以補節

候之缺先王之意實以再期爲至久也儀禮曰期

而小祥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中月足二十五月

又半月乃禫不遽從吉祭也喪期滿則已變服特  
不遽吉祭耳鄭康成以爲自始死至禫凡二十七

可謂曰知皆謂  
世子知禮也

孟子滕文公上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月不合禮意今若以古禮爲必不可違耶則二十  
五月可也若以人子於親雖三十六月猶有歉然  
則不必僅增二月以爲悠也愚謂禮制因時準乎  
天理人情之安有可從古禮者有不必從古禮者  
至儒生箋註尤多未協允宜精義出之大抵閏月  
不計而以二十五月則合古禮若三九二十七之  
說以九月爲一年則嫌於迫不及待短時以就三  
年矣曰然則二十五月何以名二年曰再期二十  
四月餘一月爲又一年之始旣以補乎再期之缺  
日如小月之類而又留此不盡之意以明乎孝子  
無窮之思禮雖終而哀未終也此聖人之微旨也  
文公求喪禮孟子特舉其大意告以服食之間必  
加謹焉面深墨所以明其至哀不屑屑纓舉繁文  
第勉以仁孝之至誠而世子果卽行之足見孟子  
立言之要非果猶有未學也若瑣陳儀節不發其  
哀戚之良與後儒之說禮何以異哉林氏謂三年  
之喪惻隱痛切之意皆出於人心之固有世子行  
禮而人無不悅服以人心之所同然不期然而然  
性善豈不信哉其說善矣

滕文公問爲國

文公禮聘孟子至滕而問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

四書恆解

孟子

滕文公上

五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綯音陶亟紀力反○民事民身家之事下文所謂養與教也引詩言民之綯繆彌戶急於播穀且不自緩其事如此朱子曰詩爾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綯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亟治屋者為將播穀也

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

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

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音義並見上篇

申言不可緩之故恆心必由於恆產故是故賢君必

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者君不恭儉則民失所推賢

之也君知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承上言禮下

民賢君故重民事而不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

四書恆解孟子滕文公上六光緒十年豫誠堂鐫

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

藉也徹勅列反藉子夜反○歷舉三代之制以見聖

王取民之仁夏氏人各受田五十畝而以見五

畝之入貢殷制人各七十畝而公田七十畝八家共助

耕之周制人各百畝公田百畝二十畝為廬舍僅得

八十畝八家同耕公田而公計九百畝之出以均分

皆於十分取一徹通力合計之名藉借民之力實各

收其所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

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

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

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

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樂音

洛盼五禮反養去聲惡平聲○龍子名穆春秋時人當時諸侯託於古制取民太苛龍子言此正之夏先

王耕斂補助並無取盈之法五十而貢蓋亦四年之  
豐歉而約計五畝之人以取之戰國之時如龍子所  
云孟子引此以戒文公也朱子曰狼戾猶狼籍言多  
也糞擁也盈滿也盼恨視也勤動勞苦也餉舉也貸  
借也益之以足取盈夫世祿滕固行之矣法音扶  
之數也稚幼子也夫世祿則必取民無制孟子就  
皆先王之法專行世祿則必取民無制孟子就  
滕之已行者而勉其所未行承上起下之詞也詩云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

亦助也雨于付反○三代取民皆善政而行之歷久  
無弊則惟助法爲然引詩以明雖周亦助見

助之至善也朱子曰詩小雅大田篇雨降雨也當時  
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

之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

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其之皆所以

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皆民事之重者  
養立而教可行

四書恆解 孟子 滕文公上 七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也庠序校之義皆鄉學名釋其義而舉三代以實之

明倫爲教民之要民心所同欲故親也庠以養老爲

義蓋父兄宗族所周遊之地校以教爲義爲賢士大

夫聚集之所序之言射序賓以賢序賓以不侮鄉黨

觀德之地也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文上

言養教之事舉三代而折其衷乃孟子因時制宜之

大略恐文公安於小成故以爲王者師欲動之而欲

其行已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

行之亦以新子之國引文王以曷滕文言力行可以  
新國又不但爲人取法而已  
附解以上自爲一章下畢戰問井地自爲一章於書  
旨較易看向來連爲一章致講章牽連割裂今從  
張甄陶之說文公問爲國自是問大經大法孟子  
告以民事卽下文養教之事不單指農事也第先



養然後可教故承以恆產恆心之說引詩之言乘  
屋言民自愛惜其身家不緩如是第上無善政民  
遂失所恆產既無安望恆心此仁人所不出也是  
故賢君知民事卽如己事而謀其身家使有恆產  
必自不妄取民始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省己以  
裕民也蓋是時井地已壞滕地弱小困於悉索取  
民之制不能不重民之失所蓋多孟子教文公恭  
儉禮下約取是薄嗜欲正君心之大原而下文乃  
備舉三代取民之法明其爲仁民就中可以久而  
不做者尤莫如助爲滕計欲取民有制必行助法

四書恆解

孟子

滕文公上

八

光緒十年  
傲豫誠堂鐫

引龍子之言正當時諸侯取民之弊不行助法雖  
行世祿亦徒以病民果行助法則恆產興而恆心  
有然後可以言教教民之法三代亦各有義今兼  
行之總期於明倫化俗則滕之治卽聖王之治可  
以繼三代而立極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明己之折  
衷前代至當不可易也且養教並舉風移俗易卽  
如文王的新命亦不難所以望滕文者綦切時解  
割裂不清又連下章爲一章僅以民事爲農事不  
知記者因滕事而連記不料後人混而爲一也今  
分爲二章則各節承遞語氣自明引陽虎之語承

上節而言意重爲仁不可求富以堅文公取民有制之意夏后氏五十而貢節前人多不得其解當時諸侯毀棄良法以私意行之取民無度則託之於先王以爲貢法如此想滕亦相沿行之故孟子引龍子所言以明其弊非夏禹之貢法乃若是其謬也上文明言皆什一也而何以又言貢法之不善夏禹貢法五十而貢蓋人各受田五十畝而約計以五畝之入貢且君視年之豐歉爲斷如豐年每畝二石則以十石貢凶年每畝五斗則以二石五斗貢而又有省耕省斂春秋補助之法未嘗取盈也七十而助人各受田七十畝而八家同力助耕公田至所納多少只取給於公田不及民田百畝而徹則通計八家與公田爲九家同力合作計其所入之多寡照畝均攤至五十七百畝多寡之不同前人紛紛疑議惟顧炎武日知錄以丈尺不同爲詞稍爲近理其實三代聖王因時制宜各就其時地而斟酌盡善可以永行並非後世拘文析字可能臆想卽如孟子此章備舉三代以己意斷之亦就滕文當日時勢可爲者言之豈如王安石蘇威等拘泥成法不求其本乎引龍子重在發

四書恆解

孟子

滕文公上

九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滕文不忍之心言世祿以見不行助法而徒世祿之害引大田之詩以見周家亦行助法而滕果行助亦非外於先王先公至言王者必來取法所以明己言盡善堅文公之信新子之國歎動之也講章多不合難以枚舉姑撮其大要學者熟讀白文細玩通篇語氣自知得失矣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四書恆解

孟子

滕文公上

十

光緒十年

去滕矣經界經畫其各受田之界非必盡以溝洫限之無界則無稽核而侵奪者衆下反正以明其理古者祿皆取於田慢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

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夫音扶養去聲

○壤可井之地地凡爲地也褊小治之尤難爲治將使君子小人各得其理必有其道而因言君子小人相需之理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下孟子酌滕

之可行者而以己意告之因時制宜之法也不可以王制周官混言侯國十里以外爲野十里以內爲國中野外閒曠畫井而居人使助以給祿國中狹隘計口而受地使自貢其什一皆使民安爲之而無所

強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圭潔意卿以下不盡有采地必有圭

田以濟之使奉祭祀蓋無世祿者也

餘夫二十五畝

餘夫鰥獨之人亦受田以安之死

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

持則百姓親睦朱子曰死葬也徙移居同井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此乃授田之後而爲之制使型仁講讓以厚其俗鄉猶言一方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

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

私事所以別野人也養法聲別彼列反。詳言井田之制方里而井積步至里可爲

井也先公後私所以別野人於君子明上下之分也

蓋均地授田恐文公疑於貴賤之無別故言此以見

井地之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至善

附解孟子至滕未久而歸故文公又使畢戰來問仁

政必自經界始蓋當時界紊久矣經畫其疆界俾

各甯宇則強暴不得侵并而田均祿平時解援引

四書恆解孟子 滕文公上 七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周官經塗溝洫之說似各人所受皆有溝澮川洫

限之則非夫滕壤地褊小言以蕞爾之滕將使君

子小人各得其所尤不容或苟均田而不便於君

子則君子難安不便於小人則小人失所審乎二

者而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此不可以常法拘也

請野九一而助以下乃自出己意權其宜而告之

時解乃拘牽周禮以求孟子之言謬矣野與國中

惟張甄陶之言爲確蓋滕至褊小而以周禮王畿

之制概之不亦舛乎九一而助卽下文方里而井

節事什一使自賦以國中地非平曠故人授百畝

使自酌量十分之一以貢於君而初未嘗有所迫之如龍子所云也圭田五十畝乃卿以下祿薄位微有所不給者而以此給之前人謂世祿常制之外又有此田不特短長五十里之滕無以堪之且未知古人世祿祇卿大夫以上也此圭田五十畝因當時官制已壞卿以下多無采地以此助之爲體恤之仁若其人失官則此田仍歸君上王制曰圭田無徵爲其非子孫世守之業也餘夫舊說十六以上不知一夫授田百畝而又與少壯以田此

田合家耕之乎抑餘夫一人耕之乎共耕則似百

四書恆解

孟子

滕文公上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畝之外又有田獨耕則似父兄之外別爲業此亦程子之誤矣餘夫只是鰥孤獨三項人彼無室家妻子之依有如餘人故曰餘夫以田給之終其身乃無棄民後世錯解經義不知聖人隨時處中之義遂使學者有田少人多之慮而孟子井地之說亦爲虛談矣此其大略亦孟子自言其意非爲典籍已亡已特記其大略潤澤者審於風土人情之宜而盡其周詳誤解似孟子毫無真實作用僅記先王大略而欲滕文君臣潤澤之真可笑人也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

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

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拊屨織席以為食衣去聲拊音闌朱

子曰許姓名腫門足至門也氓野人之稱褐毛衣

賤者之服拊扣拆之以為食以易食也神農興稼穡

以利民本無不合許行詭託其說蓋陳良之徒陳相

矯當時繁征之弊而過者廩民宅也陳良之徒陳相

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閔君行聖人之政

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趙氏曰陳良儒者未手耕曲木耜耒端金也廣五寸

敘陳相與許行本不相謀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

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

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

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

四書恆解孟子滕文公上圭光緒十年

賢饗音雍殮音孫惡平聲許行必更有或人之異

術而並耕特其一事之不通者故相盡棄其學而

學焉趙氏曰饗殮熟食也朝曰饗夕曰殮朱子曰言

當自炊爨以為食而兼治民事厲病也許行此言蓋

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

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

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

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餼爨以鐵

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衣去聲與平聲足食外不能兼以為下文攻辨之地褐以毳織之有

孔穿所以粟易器械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

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

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

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舍去聲

曰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餼之屬陶為甑者治為釜鐵者趙氏曰舍止也然則治天

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

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

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

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

也與平聲食音嗣○朱子曰此下皆孟子言也一人

困於道路勞心四句古語也食人奉養人食當堯之

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

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

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

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淪濟潔而注諸海決汝

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

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淪音

子禮反潔他合反○承上言勞心之事而舉堯舜以

例神農明其斷無並耕之事橫流不由水道五穀稻

梁稷麥黍登成熟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疏分殺也禹

於河之下流疏為九河以殺水勢而後河得同為逆

河以入海故道久湮不必強為之說淪開濬也濟潔

二水當時附河以為災故淪之而使各行其所以注

海禹前蓋無汝漢之名至禹始決而通之淮泗本有

而相混為災故排之使不相干其注江注海與書不

同者蓋江淮河濟名為四瀆天下之水南條皆謂之

江北條皆謂之河江河眾水所統宗也孟子即當時

四書恆解 孟子 滕文公上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之水附四瀆爲災者姑舉其概言禹或疏或濬或決或排或注之江或注之海非區區計水道也且書言懷山襄陵懷襄之勢豈能以後世水道泥哉至九河名見爾雅八年於外指治水之年

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

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

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

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

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

暇耕乎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故並上聲勞來並去聲

○又言教稼明倫之詳且切而不暇耕可見堯前已有稼穡但法未備后稷官名棄爲之司徒官

名契爲之樹種藝耨也有道有恆性無教則縱欲戕性而失其所以爲人五倫皆天性自然之理也勞賞

勞來招徠匡正其邪直伸其枉輔佐成之翼維持之

四書恆解孟子 滕文公上 圭 光緒十年 劉豫誠堂鐫

振德拔舉其有德者朱子曰放勳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爲堯號也堯以不得舜爲

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

己憂者農夫也夫音扶易去聲○易治也明刑彌教亦勞心之大務故以皋陶與禹同稱

也承上三憂字而結言聖人勞心之大不若小人之勞力結上之辭也分人以財謂之

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

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爲易並去聲○惠恩惠忠愛人之誠二者皆善

行而所及有限不若爲天下得人仁覆天下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

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

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

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聲○朱子曰則法也蕩蕩廣大貌君哉無愧君道不與不以天



下動其心引孔子之言以見堯舜之大不用心於耕而神農可知矣吾聞用夏變夷者

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

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

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夏中

子曰此以下責陳相背師而學許行也倍與背同先

過也夏之異於夷者以有禮義也陳良生楚而以夏

變夷陳相倍師而變於夷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

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

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

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

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任平聲疆上聲暴蒲

四書恆解孟子滕文公上夫光緒十年

未反皜音杲。孔氏之門人不倍師而曾子尤見其

大述以愧陳相也任擔也江漢水廣而清秋陽燥而

清剛皆言性體也蓋聖人形神精氣無一不與天相

似而門人以有若似之於外曾子言難以似其中也

二句喻其純粹剛健今也南蠻馭舌之人非先王之

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馭古役反。馭惡聲之鳥

楚人語似之非先王之道謂其鄙仁義也言其圍吾

於夷而爲異端以惑世異於曾子婉詞以悟之吾

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

者譬其由高趨下不若禽鳥則醜之矣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

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朱子曰膺擊也荆楚本號

舒國地近楚者懲艾也魯頌本美僖公之詞而孟子

斷章以爲周公蓋膺懲之法周公之舊而詩人以祝

信公耳言許行以夷狄之教惑從許子之道則市價

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  
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  
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賈音價下同朱子曰陳  
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爲市故又託而述  
其說五尺之童幼而無知長短丈尺輕重權衡多寡  
斗斛蓋言布之長者與長者同則賈同短與短同亦  
賈同非謂布帛同以長短論賈也他放此麻桑也縷  
則麻之績而細者絲蠶所吐絮纒出之絲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  
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

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  
僞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反惡平聲不齊美惡精粗大小之異

致倍一倍蓰五倍什十倍也比也也巨屨小屨同價  
言大與大同小與小同而不論精粗也不爲不爲其  
四書恆解孟子滕文公上 七光緒十年  
精者許子欲無僞而實爲僞以其亂物理也 七光緒十年  
光緒十年 七光緒十年

附解上古聖人除物患以利民其道同其心同而因  
時制宜之事不同神農始爲耒耜以教民民受其

利原非與民並耕許行託爲此說不過欲矯世俗

以爲高如白圭二十之說不知其紊天地之常亂

斯民之正大有罪於聖人也孟子反復辨之正謂

其似是而非易使人信從之故此正如後世僧尼  
道士之流因人溺於嗜慾而遂去人倫絕嗜味以  
爲道不自知其非也引堯舜之憂民以例神農非  
謂堯舜優於神農王宰皆誤九河故蹟諸儒考據

甚勤汝漢淮入江之說多以爲孟子誤然細玩文  
義孟子乃約舉禹治水大概言之當時洪水滔天  
懷山襄陵衆水汎濫莫辨源委禹導水各歸其所  
禹貢言之甚詳孟子約舉大勢以四瀆爲綱謂凡  
南條水之近江者皆注之江而入海北條水之近  
河者皆淪之而使注海汝水不見禹貢想當時橫  
流汎濫與他水混潔泗之混於淮亦然孟子言或  
決之或排之或疏之或淪之其注之江云者江水  
直趨東南地勢卑下凡近江之水皆注之江而自  
入海注之海云者河淮濟皆北條之水各挾奔騰  
四書恆解  
孟子 滕文公上 六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之勢非他水可比禹排之使不相于淪之使不淤  
滯三瀆入海而衆水皆易治矣至河之爲水爲天  
地脊氣其性直瀉尤非他水可比禹貢又北播爲  
九河其義甚明諸家忽之蓋河流入中國不直趨  
東南而迤邐於西北之間西北地高水勢易徙禹  
導之至於大陸矣而河勢又轉北禹知北方高而  
河性駛必傾瀉轉徙爲數郡患故分播爲九河以  
殺其勢至將入海始合爲一同爲逆河而入於海  
孟子言疏卽播之義當時因利乘便至後世輾轉  
遷徙失其故處而河且合爲一是以歷代河患不

平至濟漯二水禹時河相附爲災而其力最勁淪者汰其瘀而浚之使深則各行一道不至與河合爲害矣汝水出汝州天息山而文王在岐山汝墳之詩云父母孔邇其與漢固不甚相遠詩篇與江漢緊相連序則汝水昔時或有支流近漢而溢水道遷徙不常以今數十年之間而所見有迥不侔者况數千年之久而可執後世以求之哉後世吳城郛溝通江於淮隋時開山陽瀆引淮達江而當世水汎濫之時謂淮泗不必與江通未免過迂故最以爲孟子之言定當不錯而後世書籍所載水道變遷不足以證孟子也卽以吾鄉水道考之江沱潛漢皆在蜀境江水支分派別何止數十餘處而禹貢則止以岷山導江東別爲沱了卻蜀境矣書傳僅載大略而水道古今異觀孟子學幾聖人豈肯妄言致誤如漯水今亦無考矣而堯之時則與濟河合而爲災濟水出王屋山而泝水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後人或以泝濟通用亦且混而無辨矣書言浮於濟漯則禹時二水本相通至唐時已不然故唐高宗問許敬宗以爲斷不相屬至河之屢徙又不待言卽濟漯河三水以例而汝漢淮

四書恆解

孟子

滕文公上

九

光緒十年  
首豫誠堂鐫

泗可知故不容執書籍以疑孟子也宋傳寅字同  
叔云孟子所言乃古溝洫之法亦足備一解由治  
水而教稼明倫詳言聖人憂民之事而終之以爲  
天下得人者謂之仁仁民豈厲民哉五穀趙註謂  
稻黍稷麥菽朱子因之然菽豆也雖亦穀類不能  
如稻梁麥黍稷之中和可以常食愚故核實而另  
註之放勳之解惟朱子爲是或因此並重華文命  
皆以爲舜禹號則非神農與堯舜本一輩人堯舜  
之大不用心於耕神農獨並耕哉篇中無貶神農  
之言神農本不可貶而講章云刪書斷自唐虞神  
農不足稱豈非瞽論哉夷夏之分只在聞道不聞  
道之辨陳良夷也而用夏變夷則爲豪傑陳相夏  
也而從不合道之許子則爲東南蠻馱舌楚之士  
音非可惡也惡其非先王之道耳馱鳩鴟本三字  
而前人誤合之鴟伯勞非惡聲之鳥孟子何以斥  
而比之但古今物類隨時異名不能確指爲何鳥  
耳爾雅鴟鴞鷓鴣以鳩共鴟鴞言想非善音而疏  
以爲鴟鳩馱字相類或一鳥而誤分之然斷非鴟  
也孔子沒門人皆喪三年而子貢六年人以爲子  
貢獨依依耳不知子貢晚年得聞性與天道此廬

四書恆解

孟子 滕文公上

三 光緒十年 音豫誠堂鐫

墓三年之中當非塊然獨居闔夫子之教魯人及  
弟子從而往者百家因名孔里而又預卜秦火之  
變藏經瘞石若漢代壁中絲竹之音張白懷璧之  
記事雖近誕或者子貢所經營也前知非聖賢所  
貴而秦火之後典籍淪夷謂聖賢無以預覺之而  
使後世大道不明則聖賢亦與庸衆人同耳豈衛  
道之心哉後世如諸葛孔明邵康節等每有以前  
知目之而孔門乃無其人於是聖賢之外別有神  
仙無識者遂以聖賢爲無奇甘心求仙而不悔豈  
知至誠如神卽是神仙但不屑以前知見耳而維  
持大道則不得不然若無故而矜前知必不可也  
江漢秋陽二句譬喻太奇王宰皆以爲兼內外言  
不專指心體謬矣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言語氣  
象似聖而欲事之曾子因言夫子心體如是其義  
安可不知人爲天地之心其性之渾然粹然者卽  
上天於穆之理而氣質梏之嗜欲誘之則不能無  
瑕疵聖人欲淨理純清明在躬其志之神化無方  
者與天通而其氣之浩然流行者亦與天合江漢  
濯喻其清秋陽暴喻其明曾子深造之後有以驗  
於形神精氣之微而乃爲此極力形容之語四瀆

四書恆解

孟子

滕文公上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皆水之大者而河淮常濁江漢獨清且水之流行  
一化機自然之發育也江漢以濯之則性體瑩澈  
形骸精氣無不晶明豈猶夫人之身一陽始於子  
而老於西北秋氣最清秋日最明金氣旺也金爲  
天一之母乾陽之氣渾成故人性卽乾金易曰剛  
健中正純粹以精此之謂也凡人則不能無垢濁  
賢人亦不免有微疵惟聖人德造其極剛健精明  
與天合德湛然凜然纖翳不知消歸何有故曰秋  
陽以暴之秋謂夏令非周之五六月六月之炎熱  
乃陰火耳非乾元之眞氣故暑熱常傷元氣謂其  
能尅秋金夫子繫易曰乾爲金爲玉濯與暴之皜  
皜甯非乾元之喻乎僧道之見道者亦喻性爲金  
丹金剛身其徒不解而謬說儒者概斥爲異端不  
知理本無二天地與人皆然弗得其眞則此章取  
譬亦爲支離矣荆舒是懲當日周公會有是事而  
僖公從齊伐楚詩人以此美之故孟子亦以爲周  
公之事荆楚皆棘刺之木楚地荒遠多有之故因  
以爲名周武王封建井田屏之外域至春秋猶以  
夷視之故孟子斥之如此非故作刻薄語也巨屨  
小屨卽許子所爲以詰之絮卽今繭絲之餘古無

四書恆解

孟子

滕文公上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棉布今世棉布名曰吉貝來自外國者也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

吾尙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辟音壁又音闕徐辟孟子弟子墨

者學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夷之習於墨氏而來他

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

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

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

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見音現○朱子曰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直盡言以相正莊子曰墨子

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

爲道也易天下移易天下之風俗墨氏薄葬而夷

子獨否孟子卽此以反詰之使思其本心之良徐

四書恆解孟子滕文公上三光緒十年豫誠堂鐫

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

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

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

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

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

故也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匍匐北反○夷子未悟其不忍之心而強爲墨氏解引書言以爲儒者亦

有兼愛之說而後言己厚葬其親非反墨氏之教不

過施愛由親始是其心本視親如外人孟子以親保

民如赤特喻其仁心非果無差等若父母者乃生身

而乃齒於外人是二本矣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

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



蚋姑嘬之其類有泚覬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蚋音汭嘬楚怪反泚聲藁力追反裡力知反。上文攻其兼愛之說此乃代自其不忍薄葬之故引上世哀親之情以言人子葬親不得不厚非有爲而然豈得謂愛無差等朱子曰委棄也壑山水所趨蚋蚊屬始語助聲嘬共食之類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覬邪視助聲覬共食能不視而又不可忍正視反覆也藁土籠裡土聲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問曰命之矣無音武問如忍薄葬出於一時之天良久且自忘其故聞孟子言乃感動本心悵然自失哀痛復萌故爲問乃言以爲不必面見受教已深也朱子曰爲問有頃之間

#### 四書恆解

孟子

滕文公上

卷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本但聖人卽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祇是推吾愛親之心以愛物而欲其皆得所乃宏吾錫類之仁非齊其親疏之致也墨氏者興乃謬執一人一家之論而無所不愛甚至等父母於塗人彼但知他人有所當愛而不知愛親特爲根本夷子之厚葬正是天良發動處乃自行之而自昧之反執其師之說以爲愛無差等經孟子一番警醒乃恍然悟己本心之良有不可得而掩者此如齊王不忍一牛無以保民自昧其心而待孟子之反覆警告也常慨聖人之道祇一理耳而人心自私遂使學術紛

然不齊今世所傳天主教回回清真教彼皆謬託  
於老子虛無之說以爲凡事皆從後起獨尊一天  
而至有天主之名儒者知斥其非而未能解其與  
老佛異也今詳辯之老子曰有物渾成先天地生  
吾不知其名強名之曰道天地卽道之體也而何  
以又有存乎天地之先者哉蓋天地未分太極在  
天地之始其一氣氤氳渾於無形者所謂先天地  
生也迨天地旣分太極卽在天地之中其動而無  
動一氣流行者所謂維天之命也世儒但知太極  
在天地之始而不知天地雖分太極仍在天地之  
中老子從其原而言故曰不知其名其言道生一  
一生二二生三卽太極而兩儀之義天數一地數  
二合之得三萬物之所從出人秉父母而生實秉  
天地而生故天地大父母而父母小天地聖人事  
親如事天是以孝爲百行之原事天如事親是以  
有物與民胞之念天主教不明其理而曰人乃借  
母懷胎則誤認聖人乾父坤母之義而失之者也  
人皆秉天理而生故盡性者可以與天不朽而彼  
但知道爲萬物之母遂並一切明神棄之又誤認  
老子先天地生之義而失之凡物名皆緣後起道

四書恆解

孟子

滕文公上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無聲臭又何以名故曰強名墨氏誤解民胞物與之義無所不愛而不知差等遂至齒父母於路人孟子闢之以其易惑人也而後世儒生又以兼愛爲戒有以濟人利物爲志者斥之曰此墨氏也不知修道以仁有痼瘼斯民之意而後天良不昧希聖有基然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若父母尙不能誠愛誠敬又何能愛人此墨氏之教旣無其本則所謂兼愛者亦徒襲其跡而已向來言墨氏近佛楊氏近老不知佛說慈悲清淨只是仁慈寡欲之別號其言眞空不空妙有不有卽中庸微之顯費而

四書恆解

孟子

滕文公上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隱之義何嘗教人割肉棄家文佛尙有妻子他不待言今世達賴喇嘛自幼出家乃後世流傳之謬亦以彼地民俗獷愚貪嗔癡愛尤甚過高之徒遂割愛絕慾以自苦而久久寢成風俗非中國之恆法也中華寺觀藉以位鰥寡孤獨之人而昧者從而效之又神奇視之則惑矣至老子與孔子問答純乎義理世傳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煉虛合道之說祇是存心養氣本末之功用而特異其名耳本二五之精生先天之元氣積浩然之氣養先天之道心道心純熟無意必固我之私有隨

時處中之妙此卽氣化神神還虛之大概而始終皆以神爲主心者卽人之神明神卽火也以神養氣如以火煉藥故曰煉丹持其志無暴其氣養氣之始功也靜而一理渾然動而隨時處中化神之究竟也而豈教人清淨自全妄想長生哉今世學道者棄家息氣不近婦人不安牀席求卻老長年變化飛昇皆託於老子老子何嘗有是若夫厚葬之說近世尤誤不可不辯也聖人事親如事天敬愛本於至誠生則盡其養死則盡其禮附身附棺一切必致其精詳而後世君子痛念遺骸必朽乃

四書恆解

孟子

滕文公上

三

光緒十年  
對豫誠堂鐫

審山川之氣勢造物之靈光卜宅而葬俾吾親魄爽不至速腐此亦仁孝之用心而昧者又以爲禍福計前人良法美意後人往往別出歧途若此者何限孔子曰卜其宅兆而安之事親之終焉世俗不察所以必安其親之由而求風水者惟知富貴矯之者又或不慎其終隨地藁葬其薄於父母又可乎哉故無仁孝誠敬之心者吉壤必不能得而棄親於朽腐者其忍心爲尤甚所謂不以天下儉其親者不過僧道齋醮鼓樂喧嗔弔賓盈門屠殺物命而已其實白衣衾棺槨之外無一事實裨於

親而親之安其魂體者惟此一坏土此之不慎使  
泥水風煞戕賊吾親雖使黃金爲槨鐵石爲城而  
水泥陰風且得浸削其親古之聖人所以與天地  
合德而致親於不朽者何哉夫子曰卜其宅兆魂  
體得安焉魂安體安於人子之心得無忤乎孟子  
曰無使土親膚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或富  
或貧皆有以自盡於親而無憾此其道亦何可不  
講故非禮而豐侈不可也苟且而忘親又何以爲  
人若夫不擇地不用棺或水或火葬此夷俗不足  
辨而儒生未知天地人一氣相通之理棄親於腐

四書恆解

孟子

滕文公上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粉飾繁文亦曷有當

滕文公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  
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王去聲。陳代亦知  
孟子救世心切而欲其往見以行道朱子曰孟子曰  
八尺曰尋枉尺直尋所屈者小所伸者大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  
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  
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聲。朱子曰田獵也  
虞人守苑囿之吏招大夫  
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雖死無棺槨  
而不顧勇士輕身雖喪元首而亦甘孔子借以歎美  
虞人虞人非其招不往君子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  
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

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夫音扶與平聲

○以利言利其直尋也二句釋志之所云言不足為法下乃言如使行道者亦以利則何所不至雖枉尋直尺亦將為之耶蓋陳代固略知孟子者故如此反詰之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

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

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

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去聲疆上聲女音汝為去聲舍上聲○王良今傳作郵無郵

蓋古有善御者曰王良時人以名無郵趙簡子晉大夫名鞅嬖奚嬖亞名奚御有法度取禽之巧在乎射四書恆解孟子滕文公下光緒十年

者御不能功嬖奚拙於射王良舍其常法以與禽遇而後獲也下文乃申斷之朱子曰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嬖奚不可彊之而後可一朝自晨至食時掌專主範法度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詩小雅車攻篇貫習也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邱陵

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比必二反○朱子曰比阿黨也若邱陵言多也言御者且不枉尺直尋而已何能枉道且子過矣以下又言枉則斷不能直

附解聖賢憂世之心雖切而不枉己徇人非自高也以濟世枉己則失道更何以正人且輕進人亦不

尊信又安能行其所學果有安天下之志者自不惜屈己下賢能用賢者必先知賢非有窮理盡性

惜屈己下賢能用賢者必先知賢非有窮理盡性

之功則所謂賢者非賢而賢者反隱劉先主之於孔明宋神宗之於王安石其任同而其效不同本原異也夫聖賢不計一身之榮辱而憂斯世之安危求士於奔走承順安所得天下之豪傑哉噫郵無郵郵無正郵良一人也王良古之善御者因以名之至孫陽伯樂另是二人或比而同之則非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

懼安居而天下熄景春人姓名公孫衍魏人號爲犀首張儀亦魏人二人皆辨士景春

小人以其能爲禍福迷謂爲大丈夫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

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

四書恆解

孟子

滕文公下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

爲正者妾婦之道也焉於虔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朱子曰加冠於首曰冠女

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故以嫁爲歸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爲正蓋小人得志未有不從屈辱中來者

孟子但就女子之異於丈夫者微示之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

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存心之宏正位立身之正大道經綸之裕合言之皆道也用行舍藏物莫能撼惟孟子能之

附解公孫衍張儀與孟子同時景春極稱其能安知

不是一流人物孟子若痛斥其非則非含宏孫言

之道故但以焉得爲大丈夫一句輕放隨即以未

學禮乎閒閒敘去言 妾婦之所以異於丈夫爲其  
以順爲正而丈夫之 不以順爲正可知次言大丈  
夫之實如此儀衍未 必能之何得遽以推許至衍  
儀之如何順人孟子 卻未明言俾景春小人聽之  
祇覺是分解丈夫不 丈夫而識者聞之則知是明  
斥儀衍方是立言之 道妾婦之道也祇言禮之所  
云如此此妾婦之事 接口說居天下廣居云如此  
乃大丈夫之事作文 勿極口詆斥衍儀同於灌夫  
罵座全無含蓄孟子 必不如此淺露至廣居正位  
大道朱子分仁禮義 亦佳但孟子口中無仁禮義

四書恆解

孟子

滕文公下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字眼只按切本文形容爲是蓋心之所存統天地  
民物於在宥曰居廣居身之所處嚴禮義範圍而  
不偏曰立正位行事所適皆天理人情之極致曰  
行大道合言之皆道也得志則與民由之不苟且  
以徇人不得志則獨行之不隨俗而俯仰富貴不  
淫舜禹是也貧賤不移孔顏是也威武不屈比干  
是也卽此數語孟子之學確是到聖人地位而後  
世猶以爲英氣害道者何哉當是語言口吻間不  
善體貼之故也如此章敘大丈夫處只閒閒擬論  
勿作激昂語則是聖人口氣一作血性語便去聖



人遠矣讀書可不慎哉按國策衛悼公時有犀首  
公孫衍偶同其號或以爲人名或以爲官名皆非  
也故從趙註女子之嫁據儀禮父母皆命以母爲

主耳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

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

月無君則弔傳直戀反質與贄同下同。趙氏曰周

香魏人質臣所執以見君三月無君謂已仕而復失位蓋孔子居魯遲遲吾行憂

道之不行故若皇皇然出疆必載質古禮三月無君

則弔不以急乎香意諷孟子難仕而先言曰士之失

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

四書恆解孟子滕文公下三光緒十年

夫人蠶纈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

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

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盛音成纈素刀

朱子曰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

以覆器失位已仕而失者蓋古有世官世祿之典士

而失位隳先疇而缺祀事等於諸侯之失國故君子

仁孝哀切之心可以弔慰非謂本寒素而無祿者也

耕助親耕藉田庶人助以終畝蠶纈親出疆必載質

養蠶而纈絲不敢以宴不敢自樂也何也出疆必載質急任可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

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爲去聲。士仕而後有食以養載質亦如載耒耜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

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

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  
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  
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  
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爲去聲  
始音酌  
隙去逆反惡去聲。朱子曰仕國士君子遊宦之國  
霄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孟子喻以男女之情而  
言非道必不可仕則皇皇載質亦非舍道而驚也  
媒妁說文媒引合也始酌也酌量二氏以成配合

附解先王治國必使賢者在位而人無失所故計口

授田人皆有以養其廉恥而敦其品誼自周之衰

世官世祿之禮微士往往失其先業齊民有德者

又無由驟致春秋戰國士所以多貧也孔子爲宋

#### 四書恆解

孟子

滕文公下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公室而播越在鄉後稍貴不久依然貧賤故委吏  
乘田爲貧而仕其他可知此章惟士無田則亦不  
祭就當時實事言之若三代盛時士有德者皆興  
而無德者亦不至赤貧也周霄本以孟子難仕而  
姑先問急仕之故迨孟子據理而答霄乃以矛盾  
盾孟子以不由其道曉之則皇皇載質忠主救民  
之心與抱道自重之志原是並行不悖然必道成  
於己而有憂世憂民之心又值家貧親老則皇皇  
欲仕乃爲忠孝不然則槃澗咏歌固其分也世俗  
或矯以鳴高或徇以屈己蓋兩失之而未俗託於

爲貧鑽穴踰牆無所不至國家亦安賴有是人哉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

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

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更平聲乘

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戰國策士能

爲禍福故列邦皆有客館禮士而孟子講學從遊者

衆傳食諸侯乃當時待士之常故孟子亦不

妨就之彭更不解故問更孟子弟子泰侈也曰否士

無事而食不可也彭更未知所以可食之故而言曰

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

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

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

四書恆解 孟子 滕文公下 語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羨延面反

通功通人之工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不貿易而

積於無用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言士

之事至重而傳食非泰孝悌道之實而仁義所從生

戰國不講久矣守以待後天理民彝賴以不墜優於

百工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

遠矣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

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

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更言士卽有

事亦非求食蓋重視食而輕視功孟子言有功則可

食耳因問以食志與否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

而彼且遁詞曰食志

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

食功也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破其食志之

說而食功之義益明其以食爲泰直不知士

之功甚大耳  
堯舜通朽也

附解戰國策士朝秦暮楚口舌生非諸侯畏其爲禍  
競設賓館以養士孟子雖非策士之比而諸侯例  
有賓館所以後車從者得傳食於諸侯非孟子干  
求之乃當時待士之常也聖賢不幸生於亂世憂  
世憂民之心切既不可以不應聘而所至之國雖  
不能行其道猶頗知敬其人傳食諸侯比於公養  
本無害義者也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乃講學  
從遊之士非尋常侍從之徒孟子勢不能卻以此  
周遊列邦所至談仁講義梁惠齊宣之流卽不甚  
四書恆解 孟子 滕文公下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見用而亦尊禮其言至後生小子聞風親炙沐浴  
於大中至正之道者更復不少雖日受鼎鍾豈爲  
非分哉但世俗淺人惟知勢利可樂而拘方之士  
又疑其泰孟子不得已而自言其功彭更猶不之  
解至以求食相譏及孟子言毀瓦畫墁而彼乃塞  
口是孟子所遇之窮而不得不好辨者也若孔子  
在春秋周遊旅費皆出於其徒且當時亦無遊士  
傳食之風遭逢之殊豈道德之異哉先王之道人  
之所以爲人故維持者爲大功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

如之何惡去聲。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卽位之初有自強圖霸之心萬章蓋因傳聞而以爲將

行王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

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

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

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

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

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爲之爲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朱子曰葛國名伯爵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亳衆湯之民其葛民也授與縣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仇怨也亳宋州穀

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宋王偃恃勢以服人而不務德故孟子詳述湯待葛之仁以見王者之用心如此葛

四書恆解

孟子

滕文公下

美

紹豫誠堂鐫

伯仇餉蓋不可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

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讐也爲去聲。湯爲天下之無辜而

興師戡亂非利天下而徒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

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

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

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猷

我后后來其無罰朱子曰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皆黨惡害民者也餘見前篇

承上伐葛而推言之以見湯之有攸不爲臣東征綏

弔民伐罪爲民心所倚望如此厥士女匪厥玄黃 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

其君子實玄黃于 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

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食音嗣。

又述武王取殘救民之心以見行王政者皆非有富天下之心而天下無不諒其心孟子約舉武成之言與書不合古人引經多如此不為臣助紂為虐而不為周臣者攸所也東征由岐周而東也匪與篚同元黃幣也紹我周二句商人之辭紹繼也休美也大邑尊之之辭言繼周王平日仁民之意必見其美今惟臣附為是也君子小人其辭如是而奉迎恐後以武王救民於水火取其殘民者也 太誓曰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引書以證上文取殘之說言武王揚威以侵不為臣者之疆非利其土地則取殘民之人因是而始有殺伐較於湯之伐桀尤有光也伐功也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果有湯

四書恆解

孟子 滕文公下

毛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附解聖人一介不苟况於天下其不得已而弔伐蓋

仁憫斯民之心至深且厚而天下灼見其心自然

歸往由是民心所赴天命屬焉而為獨夫者方且

荼毒其民人以為淵叢驅物聖人即欲漠視斯民

之困固辭天命之屬而有所不能是故湯武之伐

桀紂自懷慙德引罪無良由其真誠惻愴之心動

於天下之不容已而天下皆如見其心正如天道

好生而罰惡誅淫不得已之降殃不得病天之薄

也後世聖人之道罕傳則以奮發有為即王者之

量以宋王偃之無道而萬章謂其將行王政蓋當

時卽位之初慨然振作亦欲明政刑厲兵甲而庸  
淺之流遂以爲將行王政萬章與孟子均未在宋  
國萬章風聞其將行王政而問孟子舉湯武之仁  
民以見王者用心如此而宋未必能然故曰不行  
王政云爾蓋以事理斷之皆未嘗親見宋之行事  
也繼而王偃無道爲齊所滅孟子竟若燭照而龜  
卜武王伐紂因八百諸侯同心叛紂推戴武王不  
得已而應天順人未嘗與紂交戰書稱前徒倒戈  
蓋紂率如林之旅以禦諸侯而兵自瓦解孟子言  
東征不爲臣侵于之疆卽指此輩非謂紂疆也愚  
於詩書及四子書屢爲辨斥此事茲不多贅夫以  
湯武之事世莫不震其武功而孟子獨表其心術  
之仁不以勘亂爲武也聖賢之言所以扶天綱而  
植人紀者豈有他哉後世若漢高祖唐太宗朱太  
祖皆能混一海宇卽其迹而觀之似亦與湯武無  
二然其心豈誠有哀痛斯民之志如慈母之於赤  
子也哉故其功業止於如此而易世以後父子兄  
弟之間卽爲讎仇由其誠正修齊之功未講而本  
原不清故也毫有三穀孰縣西南爲南亳湯都也  
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

四書恆解

孟子

滕文公下

三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爲名河南偃師爲西亳湯有天下後徙都與葛爲鄰者南亳今梁甯陵有葛鄉孟子引太誓文與今書不合蓋今所傳太誓僞書非古本也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

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

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

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

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與平聲咻音休

之稍知義理者欲致王於善而孟子曉之如此朱子

日齊語齊人語傅教也咻謹也齊齊語莊嶽齊街里

名楚楚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

語也四書恆解 孟子 滕文公下 堯 光緒十年 豫誠堂鑄

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

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

獨如宋王何長上聲。居州宋賢臣名正告之以薦賢去不肖之功欲其盡致君之術也

附解人主之不肖非必自爲之也諭教之法不明生

長深宮嗜好居遊無事不如其意固已有凌轢天

下之心而諧臣媚子又迎合壅蔽及其在位視善

如仇視惡如黨而賢人君子不罹禍者寡矣况欲

進身哉宋王之爲人非大惡之流蓋暴慢性成故

雖欲發奮有爲而剛躁之過流爲狂虐戴不勝知進賢矣而僅一薛居州孟子故告之如此習與衆



善人居不能不善與衆小人居不能不惡此理前人論之詳矣抑愚猶有進者人非幼卽從事聖學漸企於存誠復性則內無以正其性命之原卽禮法防閑正人相處而嗜欲攻取來前鮮不潰而難制者况人主之尊百寮承命無不頤指氣使而又有讒佞誘之雖百君子何益哉又况君子每自重而不肯苟容人主非虛己誠求彼安能輕就後世若先主符堅之於孔明王猛可謂知人專任矣然先主不聽孔明而伐吳遺恨符堅不信王猛而伐晉殞軀蓋性學不純偏私有時竊發其他庸庸之

四書恆解

孟子

滕文公下

卑

光緒十年  
鶴豫誠堂鐫

主不待言矣神宗誤認王安石世宗信任嚴嵩彼何嘗不以二人爲社稷臣哉漢末黨錮唐末清流明末東林不止一薛居州矣然曷嘗有益故愚嘗讀歷代名臣奏議竊歎孔孟之學人臣不敢責難於其君而君亦迂而不明則用人行政之乖謬終不得而除也故大學之禮詔於天子無北面聖帝明王無不有聖師聖學本原其可忽諸楚臣皆僭稱公而孟子稱楚大夫從其實也左傳陳桓子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又慶封反陳於嶽蓋二地均人多處耳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

見不為臣未仕於其國不見道在則然也戰國亡之故遂成古禮段干木踰垣而辟

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辟去聲內

與納同。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段干魏邑蓋因邑以

為姓泄柳魯繆公時人繆公誠於求見而必不一見

故曰已甚朱子曰已甚太甚迫求見之切也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

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闕孔

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闕其亡也而往拜

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

不見中正之則蓋段干泄柳夫子皆不為臣而可見

子未仕則士也陽貨以未先見為無禮會子曰齊肩

故闕亡饋豚孔子若不往拜則非禮矣曾子曰齊肩

四書恆解孟子 滕文公下 聖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

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齊

業反赧奴簡反。引二子之言以見枉見者之可恥

脅肩孫氏曰竦縮其身諂笑強笑朱子曰皆小人側

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未同而言與

人未合而彊與之言赧赧慙而面赤之貌一言笑而

必愼可知所養矣

附解聖賢道成於己而欲成人憂世憂民之心不能

一日而息也然若非有重道求賢之君則道無可

行雖卿相何貴孟子不見諸侯以諸侯無知己者

也然卻曰古者不為臣不見何等渾含且夫不見

之者正為其無禮也若雖未嘗為臣而以禮求見

則何妨一見段干木泄柳之已甚未免徒潔己而無志斯民矣若孔子之於陽貨可以不見又不願見而貨以禮來則必往拜即遇塗一見貨自貨孔子自孔子亦何能相挽哉惜孤高之士既失之太過而阿諛苟容之人又失之太汙如曾子子路所言脅肩諂笑未同而言之徒蓋曾不知人間羞恥事也尙可責以行道哉孟子深得時中之妙故其言如此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

來年然後已何如去上聲。孫氏曰盈之即戴不勝也。已止也。什一而稅關市無征。孟

四書恆解孟子 滕文公下 聖 光緒十年 硃 豫誠堂 鐫

子蓋嘗以語盈盈之始爲飾言如此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

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

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反。朱子曰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取民無制情同攘竊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知非義而速改則君子矣。

附解孟子稱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而論語記其

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此萬世爲善之法也君

子之去不善如去荼毒况橫征厚斂兆民受殃早

寬一刻民早舒一日何乃輕之以待來年雲谷禪

師語袁了凡云天下不少聰明子弟祇爲悠悠忽

忽擔擱一生善哉言乎悠悠者緩於爲善非欲其

急求名利也天下之不爲攘難者幾何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

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好治

並去聲。辯與人爭辯是非也。不得已。維世救民也。

天下之生猶言自有生民以來治亂生於人事而氣

化應焉。惟聖賢救其衰。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

而通其變詳在下文。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

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洚音降。又胡貢。胡工。二反。即其可考者言之。自堯

而始蓋帝摯之世人事廢而天命改洪水爲災引書

而釋之見非常災可比此一亂也水逆行壅滯而逆

流旁溢也。下。地上高原營窟窟因營。使禹治之禹

而成故名之書虞書大禹謨洚水大也。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菑水由地中行江淮

四書恆解 孟子 滕文公下 聖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

土而居之。菑側魚反。掘地鑿川渠也。澤生草曰菑。險阻懷襄也。地中所掘之地中江淮河漢

舉南流北流之大者。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

以該其餘此一治也。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

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

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壞音怪去聲。下同。沛蒲

拓夏商而特舉紂亂以起下文暴君所該者廣壞民

居衣食以縱其欲邪說暴行皆非一事指爲上者而

言園囿汙池二句則紂之實事草棘曰沛澤。周公相

水所鍾也舉其甚者以例其餘又一亂也。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

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不

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

缺相去聲奄平聲。奄東夷國名飛廉本生於西戎

善走以力事紂書言會朝清明紂聞變而自焚不

奢誅之也伐奄成王時事三年即東征三年事皆所

以終武王之事故承相武王而連言之威國五十統

虐民及革除之國言虎豹犀象蓋紂養以為玩者而

沛澤所致亦有之朱子曰書周書君牙篇不大也顯

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啟開也缺壞也

惡黨禽獸皆害民之大者引書言公承文武之謨烈

至正而無缺略此一治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

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有作之有作又古字通用。無聖賢之君則世衰道禮樂

刑賞之中道邪說悖於禮暴行害於人兼孔子懼作

上下而言弑君弑父舉其甚者又一亂也

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

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天子以禮治天下則刑賞

四書恆解孟子滕文公下器光緒十年

不然夫子取魯史而筆削之以存天子之正天子之

事天子賞罰之事也知我謂即其事以明其理亦不

得已之心罪我謂非天子而賞罰人聖王不作諸侯

也明聖人之法以治亂賊又一治也

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

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橫為皆去聲莩皮表反悖道妄為橫議非道妄說楊朱兼愛為學然倚於一偏自愛其身而不知輔世救民之義則無君愛無差等而視至親如眾人則無父處土之悖道者多而二

人尤爲人所趨向故孟子特闢之孔子之道仁義而已仁義者人之天性去仁義則爲禽獸不仁不義必至相食極推其流弊如此此又一亂也

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

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爲去聲復扶又反。先聖之道

孔子所承於往聖者距其人放其辭正所以閑道也

不得作決其效下又言邪說或作之害而見己力爭於微雖聖人亦必爾也事以在下言政以在昔者禹

上言朱子曰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作起也

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甯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朱子曰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明其皆不得已

也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引詩言無父無君之當膺以起下文

我亦欲正人心息

四書恆解

孟子 滕文公下

聖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

已也

行好皆去聲。人心正則世風息邪說顯悖於理淫辭漸遠於道詖偏也承三聖而好辯憂人

心之陷溺而民彝將亡雖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

欲已而不能仁之至也

也

當時以立談取士而楊墨鼓舌以害生民故孟子既力辯之而尤望人人共拒之若孔子之時則無事此也

附解率性之謂道仁義者道之實也人心不正則失

其性自古聖人維持天地闡明道化皆所以正人

心而使還其所固有非以爲己功也春秋之世周

室雖衰文武周公禮樂法度猶存七八諸侯大夫多講禮度孔子生於其時與門弟子講明禮樂使

皆身體力行一王之法身體以教故成材爲特多  
至孟子時七十二國僅存數國七雄皆以詐力取  
勝不特禮法蕩然卽典籍皆去之矣一介之士以  
詞說見長縱橫捭闔之徒朝爲布衣暮爲卿相所  
恃者三寸舌耳孟子不幸生於其間若不明目張  
膽與異學爭而何待哉夫一人之口豈足以勝衆  
人然身體大道友教英才而又隨事指示必辨論  
其義理之是非當時爲一家之言後世爲千古之  
則孔子之道究賴以明而天理民彝自茲弗墜故  
先儒以爲孟子功不在禹下也楊墨之實詳見下

#### 四書恆解

孟子

滕文公下

吳

光緒十年  
河濠誠堂鐫

孟楊子爲我章當時異學甚多而楊墨託於聖人  
潔己仁愛從者尤多而不知已陷於不忠不孝故  
孟子不得不力攻之抑後世之患有甚類於楊墨  
而顯託於孔子者不可不辨士人束髮受書卽志  
利祿一旦得志肆其奢逸車馬田廬光耀親黨而  
民生國計罔然弗計身家念重不欺其君者寡矣  
妻子情濃不欺其親者亦寡矣甚至患得患失苟  
可以得名利者無不爲遂有讀書萬卷而家庭之  
間父子兄弟夫婦實懷慙者後生小子尤而效之  
蠅營狗苟無所不至其人則儼然衣冠中人也其

志則溫飽之外無所謂濟世安民之學也於是愚民靡所效法以爲儒者之學不過如此而僧道異端乃以神奇惑之于犯例禁亦所弗顧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夫經正之道孰有如仁義者乎有不忍人之心存不敢爲之志愛敬篤於君親而誠正修齊清其本原獨善兼善乃無不可此豈非主持教化者之責乎先儒言佛老之害甚於楊墨然佛未嘗廢人倫其在西方因時立法以清淨慈悲爲教所以化貪殘之俗而外裔無人倫乃其舊俗因佛後無佛遂不能革其習染俾如中夏之教至中華寺觀以養鰥寡孤獨之民其廢人倫勢所不得已而歷代高僧無棄君親以爲賢者老子與夫子問答無非至理後世異端託之豈容以誣老子先儒言僧道爲佛老之罪人俗士爲孔孟之罪人其事一轍不可以其流而咎其始也楊氏爲我今之僧道頑空習靜妄想成僞作佛士人貪名逐利弗顧君親是其類也墨子兼愛今之僧道棄家佈施士人薄其所厚厚其所薄亦其倫也故五倫之外無事業敦倫之本在身心窮理盡性由慎獨而漸至中和世無不可唐虞人無不

四書恆解

孟子

滕文公下

聖

光緒十年

河豫誠堂鐫



可賢聖斯爲孔子之真傳而一切似是而非者不  
得淆之矣禹與周公達而在上治一時之天下孔  
孟窮而在下治萬世之天下然孟子祇是發明孔  
子之道而已而孔子之道非孟子則亦難存夫孔  
孟豈必求其言之信哉誠以道備於身有以深契  
乎天地之心而憫斯世斯民之困溺不得已而周  
流不得已而好辯辯之而當時不能從後世則不  
能外蓋其理固萬世人心之公理而其言遂爲代  
天之言也世變無窮則所以因時制宜維持天理  
民彝者亦不可執一而施前之聖人其治亂固不  
同而同後之聖人其維世立法又安有外仁義而  
別出者哉春秋天子之事說者不一然史官掌記  
時事而已其美惡固未必咸當夫子取魯史而筆  
削之褒貶寓於文字而所褒貶者皆諸侯卿大夫  
也非天子而何以賞罰諸侯大夫乎故曰罪我者  
春秋也知我謂知其不得已之心治亂祇是正人  
心禹與周公除民害孔孟亦然但禹周在事功其  
治易見孔孟在筆舌人或不知愚嘗言主持風化  
之權君相師儒不可得而輕重者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

四書恆解

孟子

滕文公下

吳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蟮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

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於音鳥下於陵同。蟮音曹咽音宴。

述仲子居食之病而信其為廉。朱子曰：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匍匐無力不能行，咽吞也。按於陵，淄之長山。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

後可者也。擘，博厄反，惡平聲。蚓音引。齊國士多不廉，故以仲子為巨擘。第其所以廉者，太矯則必如蚓而後可也。下文詳之。朱子曰：巨擘，大指。齊

人中有仲子如衆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操，所守也。蚓，蚯蚓。苟充滿其所守之志，必如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耳。

夫蚓上食槁壤，下

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蹠之所

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蹠之所樹

四書恆解 孟子滕文公下 冕 光緒十年

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與平聲。蚓生於壤，泉而飲，食即如斯。仲子居食必藉築樹而所

從來不可知，則不能如蚓。此中上惡能廉之曰：是何

意也。朱子曰：槁壤，乾土。黃泉，濁水。抑，發語辭。曰：是何

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辟音璧，纊音盧。朱子曰：辟，纊也。纊

練麻也。言其力作以易居食，可無傷廉。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

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

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陵，他日歸則

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顛曰：惡！用是覩覩者為哉？他

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覩覩

之肉也，出而哇之。蓋音合，辟音避，顛與顛同。顛與覩是

蛙。世家陳田一族也。陳戴食邑於蓋，其祿萬鍾。已

仲子覩覩，鵝聲。顛，顛不悅也。哇，吐也。聖人之道中正

而已矣廉者不苟取而世家之祿非同不義父兄之恩不容輕絕此節詳敘其事以見其廉有所窮以起下文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承上文而斷之母與兄蓋至重也其尸室本於世祿非爲不義而仲子必欲法

之則無人尙可居食矣故必如蚓而後可充其操

附解廉美德也然君子之廉必準於義輕重大小去取權衡確有道焉非成德者不能知也如孟子論交際可受周之可受免死而已及其道舜受堯之天下非其道一簞食不可受精察而思可知其概仲子值戰國紛靡之時而欲以廉自持其心未爲不美但審於義利毋失己違道足矣乃必一概不取於人而至以先人所遺之世祿爲非義辟兄離母困餓匍匐若人人皆必如仲子所爲而後可則必廢祿養去人倫槁餓而後已其弊不但如許行並耕之說而已理旣不通事尤難行且使天下之人聞之益以廉爲不便而使奢淫者藉口以相爭是仲子直異端之祖而大有妨於聖賢中正之道也故孟子反復辨其不能充類以爲求廉不能徒足惑人心而誣大道耳至於忘親戚君臣上下之非此章尙未明言大意只重斷其不能廉其所

#### 四書恆解

孟子

滕文公下

卷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以不能廉爲其太過乎中勢必不行爲廉字辨眞  
非爲仲子一人是非計也不然卑汗成風有人能  
志於廉孟子亦何必厚非哉司馬溫公爲仲子辨  
而朱子范文正公論之亦援下孟不義與之齊國  
章爲解皆未深明此章本義講家益用惘然矣學  
者詳之則知聖賢不輕斥人非而斤斤欲維持於  
大道

四書恆解孟子卷三終

四書恆解

孟子

滕文公下

五

光緒十年  
豫誠堂鐫



大哉  
若若之限以聖賢不勝其  
竟而猶昔未嘗也此章大  
而朱子於文正公論之亦  
法然廉蓋于亦向後思其  
非爲仲子一人是非計也  
如不詳其意其亦必不詳

